

福建建瓯市东峰村六朝墓

厦门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 南平市博物馆

关键词：福建省建瓯市 春坑口墓地 牛头山墓地 九郎柯墓地 六朝时期

KEYWORDS: Fujian Jian'ou City Chunkengkou Cemetery Niutoushan Cemetery Jiulangke Cemetery Six-Dynasties Period

ABSTRACT: In 2010, the Archaeology Specialty, Department of History, Xiamen University and Nanping Museum excavated 24 tombs of the Western Jin and the Southern Dynasties Period in Chunkengkou, Niutoushan and Jiulangke Cemeteries. The tombs of the Chunkengkou Cemetery were earthen pit tombs and brick-chamber tombs, the grave goods unearthed from which were celadon wares, iron objects, pottery wares and talc objects. The tombs of the Niutoushan Cemetery were all brick-chamber tombs, the grave goods unearthed from which were glazed pottery wares, celadon wares, iron objects, etc. The tombs of the Jiulangke were all brick-chamber tombs, the grave goods unearthed from which were celadon wares, bronze mirrors, iron swords, etc. The tombs of the Chunkengkou and Niutoushan Cemeteries were densely distributed and arranged in uniform orientations, and their dates were close, by which they are estimated to be the family cemeteries of the Six-Dynasties Period. The excavation of these tombs provided important materials for the researches on the ancient history of the northern Fujian, especially that of the southward immigration of the Han people into the Jianxi Brook valley in the Six-Dynasties Period.

福建省建瓯市位于闽江上游三大支流之一建溪流域的腹地，建溪支流松溪与南浦溪、崇阳溪合流于今建瓯市，松溪、南浦溪、崇阳溪谷底为闽北地区早期古文化发展中心，又是古代闽中地区与浙、赣、皖交流的重要通道。东峰村位于建瓯市东北松溪南岸，西距建瓯市约25公里，东峰溪由南向北流入松溪，因上游水库建设溪水渐枯，但从保存的宽阔河道看，古代东峰溪应是河水充沛、低山林地、适合人类居住的小盆地环境。

2010年1~5月，为配合松建高速公路建瓯段的建设，厦门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与南平市博物馆合作开展了建溪东岸支流松溪流域东峰溪沿岸的考古调查与发掘。调查表

明，东峰溪沿岸丘陵、小山都有着丰富的古文化遗址，其中牛头岭（山）、春坑口、九郎柯、死尸山、灵安寺、弓鱼山、外堆仔等地发现了商周和六朝时期的古遗址与古墓群（图一）。勘探后对春坑口、牛头山、九郎柯等三个遗址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共开5米×5米的探方64个，发掘面积共1600平方米。除商周时期的堆积外，在三处墓地共清理古代墓葬25座，其中西晋、南朝时期墓葬24座（附表），宋墓1座。春坑口、牛头山两处墓地墓葬密集分布、方向整齐一致、时代相当，应为大规模的六朝时期家族墓地，它们为研究闽北地区古代历史、尤其是建溪流域六朝时期南迁入闽的汉人移民史等提供了新的重要资料。



图一 墓地位置示意图

一、春坑口墓地

春坑口是东峰溪中段、坑头新村西部约500米的一处独立山包，遗址北侧与低矮山丘相连，东南距坑头自然村直线距离约500米，西北距牛头山遗址约300米，西距东峰村约2公里，南侧为山间小盆地，东峰到大濞乡村公路及东峰溪沿南侧山脚穿过。遗址中心坐标为东经118° 30' 46.8"，北纬27° 05' 27.4"，高程125米。春坑口墓地的地层共分五层。

第1层：表土层。黑褐色粘土，较致密。深0~0.12米。出土有零星陶片及残断红色墓砖。

第2层：现代耕土扰乱层。灰褐色含砂粘土，土质较疏松。深0.1~0.3、厚0.2~0.25米。出土有零星陶片及残断红色墓砖。

第3层：红褐色粘土，土质较疏松。深0.3~0.5、厚0.08~0.3米。商周时期地层。包含有炭屑等。出土陶片以硬陶器为主，器表多拍印席纹、叶脉纹；少量夹砂红褐软陶和泥质

黄褐陶，有黑色陶衣，外印网纹和交错绳纹。出土石器有斧、铲和磨棒等。

第4层：黑褐色粘土，土质较疏松。深0.4~0.6、厚0.06~0.5米。商周时期地层。包含红烧土颗粒、炭屑等。出土陶片多灰胎夹砂红褐陶，外饰黑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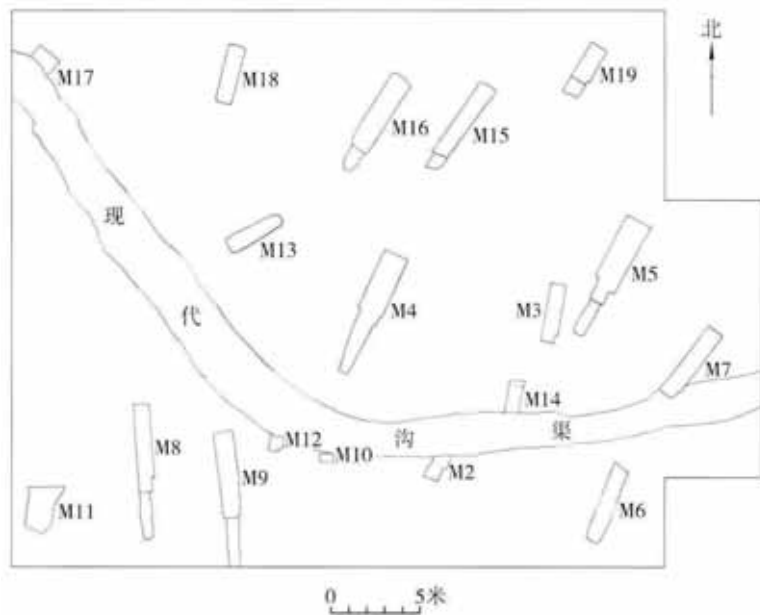
第5层：青灰色粘土，土质较疏松。深0.5~0.9、厚0~0.3米。新石器时代晚期地层。出土陶片有夹砂灰陶、泥质黄褐陶

等，多数陶片饰黑衣，纹饰多为绳纹。

第5层下为浅黄色生土。

春坑口墓地地层呈坡状堆积，北部地势较高处地层较薄，往南坡边缘地层逐渐增厚。表土层和现代耕土扰乱层分布于春坑口墓地各处，而商周时期文化层堆积则集中分布于南坡边缘的两排探方内。

六朝时期墓葬集中分布在山丘南坡，两个发掘区共发现19座，有土坑墓3座、砖室墓16座（图二）。这些墓多叠压于第2层



图二 春坑口第Ⅱ发掘区六朝时期墓葬平面分布图

下，打破商周地层和生土。其中第Ⅱ区成片发掘的1100平方米范围内，揭露出整齐分布、似曾统一规划的六朝时期砖室墓18座（M2~M19），墓地中部被一条大约东西向的现代沟渠打破，墓葬的方向基本一致，在174~225度之间，规模相仿，等级差别不大，布局合理，相互之间未见叠压打破关系。第Ⅰ区发掘1座墓葬（M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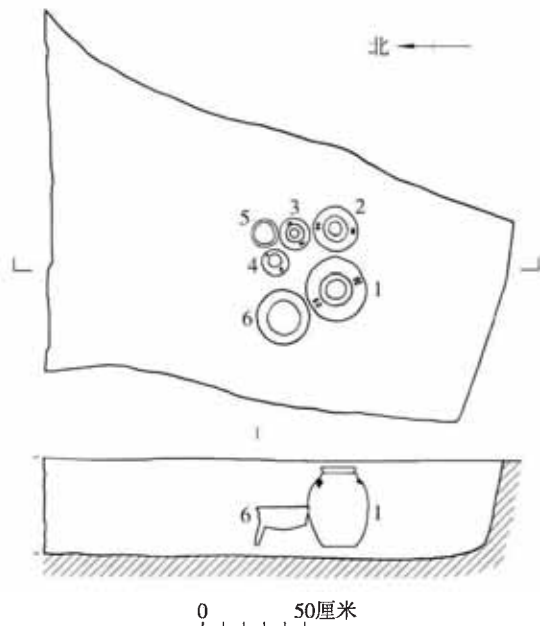
（一）土坑竖穴墓

在春坑口第Ⅱ发掘区的西侧发现3座土坑竖穴墓，有JDCM11、JDCM13、JDCM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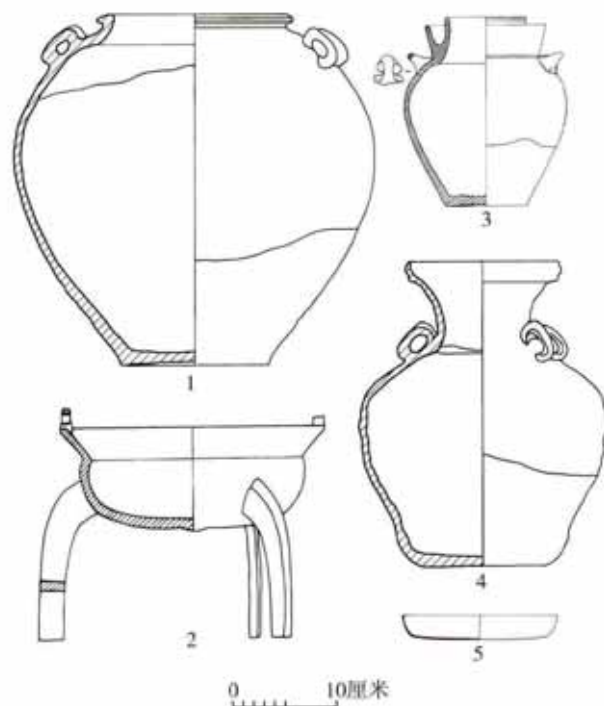
JDCM11 位于第Ⅱ发掘区的西南角，近春坑口台地的南部边缘，叠压于第2层下，打破第3层和生土，墓口距地表深约0.4米。被严重破坏，残存部分呈不规则长方形，方向210度。墓残长2.4、宽1.8、深0.6米。墓内填较疏松的灰色粘土，含较多的红烧土颗粒。葬具、人骨腐朽无存，仅发现数个严重锈蚀的铁棺钉。墓室底部集中堆放随葬器物6件，有青瓷器、青铜器和铁器等（图三）。

青瓷双复系盖罐 2件。形制相同，由罐和钵形盖组成，出土时钵置于罐口上。罐为敛口，圆唇，卷沿较短，上腹圆鼓，下腹弧收，底微内凹，肩部有对称的条形竖双系。外壁施青绿釉至下腹部，有流釉现象，无釉处露褐色胎。JDCM11：1，口径18.9、底径14.2、高34厘米。钵为敛口，圆唇，斜弧腹，平底。施青釉，内壁满釉，外壁施釉至口沿下，无釉处露红褐色胎。内壁有轮旋痕迹（图四，1；图五）。

青瓷双系双唇罐 1件（JDCM11：3）。内沿略高于外沿，内沿直口，外沿侈口，上腹圆鼓，下腹斜收，底微内凹，肩部有两个对称的条形横系。施青釉，内壁满釉，外壁施釉至下腹部。内口径7.8、底径7.8、高18.2厘米（图四，3；图六）。



图三 JDCM11平面、剖视图
1、4. 青瓷双复系盖罐 2. 青瓷双复系盘口壶 3. 青瓷双系双唇罐 5. 青铜盘 6. 铁鼎



图四 JDCM11出土遗物
1. 青瓷双复系盖罐（JDCM11：1） 2. 铁鼎（JDCM11：6） 3. 青瓷双系双唇罐（JDCM11：3） 4. 青瓷双复系盘口壶（JDCM11：2） 5. 青铜盘（JDCM11：5）



图五 JDCM11出土青瓷双复系盖罐
(JDCM11:1)



图七 JDCM11出土青瓷双复系盘口壶
(JDCM11:2)



图六 JDCM11出土青瓷双系双唇罐
(JDCM11:3)

青瓷双复系盘口壶 1件(JDCM11:2)。盘口,尖唇,束颈,肩部微折,上腹较鼓,下腹斜收,腹壁内、外凹凸不平,底微内凹,肩、颈交接处有两组对称的条形双复竖系。施青黄釉,内壁施釉至颈部,外壁釉至中腹部,无釉处露灰色胎体,近底部胎体逐渐变红,釉严重脱落。口沿外有一道凹弦



图八 JDCM11出土青铜盘(JDCM11:5)

纹,腹壁有明显的轮制痕迹。口径14.6、底径11.6、高30厘米(图四,4;图七)。

青铜盘 1件(JDCM11:5)。敞口,圆唇,浅腹,平底。素面。口径14.9、底径12.7、高2.5厘米(图四,5;图八)。

铁鼎 1件(JDCM11:6)。敞口,宽折沿,弧腹较浅,圜底,三扁平条形足,口沿上有耳,耳、口沿、足部分残。器表锈蚀严重。口径25.5、残高22.6厘米(图四,2;图九)。

JDCM13 位于春坑口第Ⅱ发掘区中部偏西,叠压于第2层下,打破第3层,墓口



图九 JDCM11出土铁鼎 (JDCM11:6)

距地表深约0.4米。墓向240度。长2.96、宽0.74~0.9、深0.3米。墓内填疏松的灰色土，含较多红烧土粒，墓底为较致密的黄褐色粘土。葬具、人骨不存，墓底发现数个锈蚀的铁棺钉。墓室底部出土随葬器物6件，有青瓷器和铁器（图一〇）。

青瓷钵 4件。形制相同，直口，圆唇，弧腹，底微内凹。施青釉，内壁满釉，外壁施釉至中腹偏下，釉已基本脱落，无釉处露出紫红色胎。器表有轮旋痕迹。M13:3，口径10.1、底径4.9、高3.7厘米（图一一，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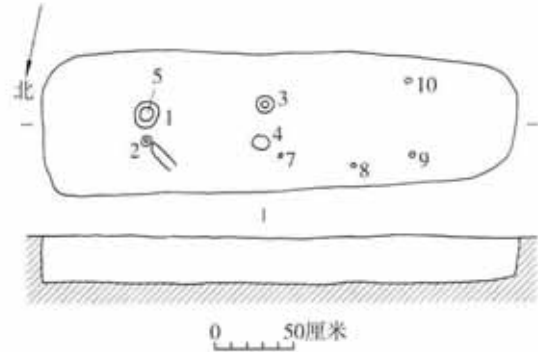
铁鼎 1件（JDCM13:1）。敞口，圆唇，弧腹较深，圜底，三兽足。口径15.8、高10.9厘米（图一一，2；图一二）。

铁剪刀 1件（JDCM13:2）。圆环形柄，长刃。锈蚀严重。残长28.7厘米（图一一，1；图一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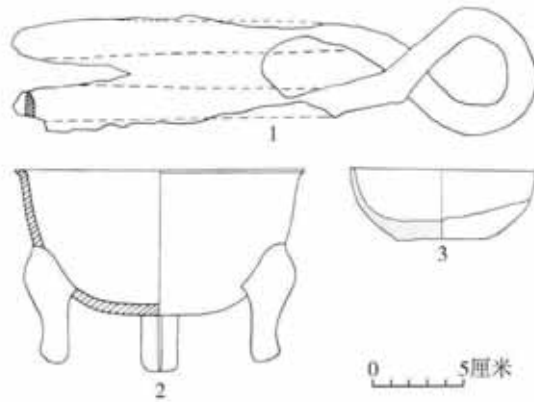
JDCM18 位于第Ⅱ发掘区的西北部，叠压于表土层下，打破生土，墓口距地表深约0.1米。墓向210度。长3.16、宽0.9~0.97、深0.11米。墓葬被严重破坏，葬具、人骨无存，墓室底部有铁棺钉。出土铁器2件（图一四）。

铁剪刀 1件（JDCM18:1）。圆环形柄，长刃。锈蚀严重。残长22、宽7厘米（图一五，1）。

铁刀 1件（JDCM18:2）。长条形，



图一〇 JDCM13平、剖面图
1.铁鼎 2.铁剪刀 3-6.青瓷钵 7-10.铁棺钉(6叠压于下)



图一一 JDCM13出土遗物
1.铁剪刀 (JDCM13:2) 2.铁鼎 (JDCM13:1) 3.青瓷钵 (JDCM13:3)



图一二 JDCM13出土铁鼎 (JDCM13:1)



图一三 JDCM13出土铁剪刀 (JDCM13:2)

表面锈蚀严重。残长27.5、宽3.4、厚0.6厘米（图一五，2）。

（二）长方形砖室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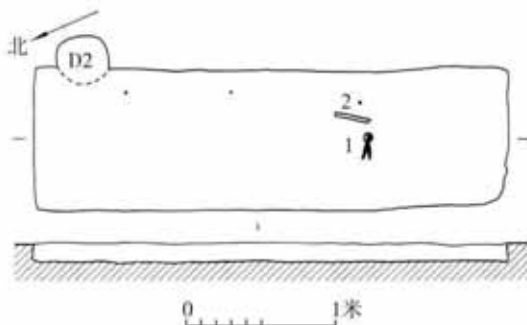
共2座。由墓道、封门墙和墓室等三部分组成，墓道底部为斜坡状。

JDCM9 位于第Ⅱ发掘区南部偏西，靠近春坑口台地南缘。单室券顶砖室墓，全长7.46米，墓向174度。墓道平面呈长方形，斜坡底的坡度约为20度，墓道长2.76、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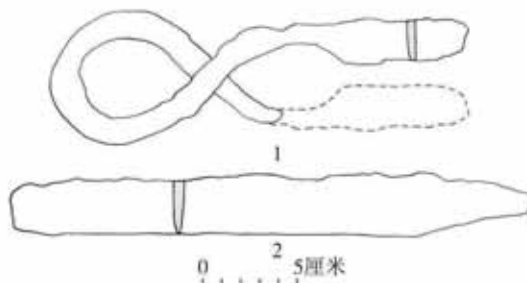
0.53~0.56、墓道口距底部最深约1.02米。封门砖多为错缝平砌，下部有数块砖竖置，残存12层，高0.98米。墓室近梯形，近墓道处稍窄，长4.7、宽0.9~1.1米。墓壁用砖错缝平砌，残存7~14层，第11层以上用楔形砖垒砌并逐级内收，推测原为券顶，顶部已塌，现存口部至墓底（含铺地砖）深1.2米（图一六；图一七）。墓底用砖横向错缝平铺，距封门墙0.8、1.5米处各有一高0.08、0.16米的台阶，由南向北逐级升高。墓砖为红色，有长方形和楔形两种：长方形砖长0.32、宽0.16、厚0.07~0.08米；楔形砖长、宽与长方形砖相同，厚0.04~0.06米。墓砖以素面为主，部分砖侧面模印对角交叉纹或六瓣团花纹（图一八）。该墓被严重盗扰，填土中发现石器2件（JDCM9：2、3）、后期修复青瓷盘口壶1件，墓室内有青瓷钵1件。

青瓷盘口壶 1件（JDCM9：4）。盘口，束颈，圆鼓腹，底内凹，肩部有对称泥条形竖耳。口沿外饰凹弦纹。器表施青黄釉，内壁施釉至颈部，外壁下腹部露红褐色胎。口径7.7、底径6.1、高15.9厘米（图一九，2；图二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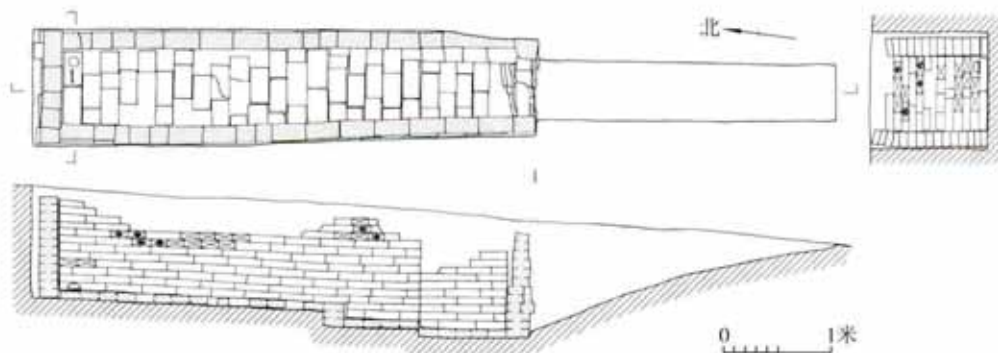
青瓷钵 1件（JDCM9：1）。直口，圆唇，弧腹，平底。器表有明显的轮旋痕迹。内壁满釉，外壁施釉至中腹，无釉处露紫红色胎。口径8.3、底径3.2、高3.8厘米（图一九，2）。



图一四 JDCM18平、剖面图
1. 铁剪刀 2. 铁刀



图一五 JDCM18出土遗物
1. 铁剪刀（JDCM18：1） 2. 铁刀（JDCM18：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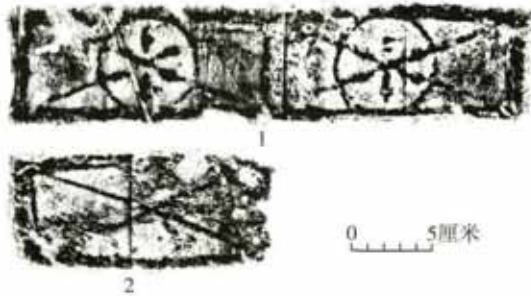
图一六 JDCM9平面、剖视图
1. 青瓷钵

JDCM15 位于第Ⅱ发掘区北部，墓口距地表深0.25米。全长5.15米，墓向222度。墓道平面近长方形，底部长0.89、宽0.9米，墓道口距底部最深约0.46米。封门墙用砖错缝平铺，残存7层。墓室呈长方形，长4.24、宽1.08米。墓壁用砖错缝平砌，残存5~8层，墓顶已塌，墓口至底部（含铺地砖）深0.5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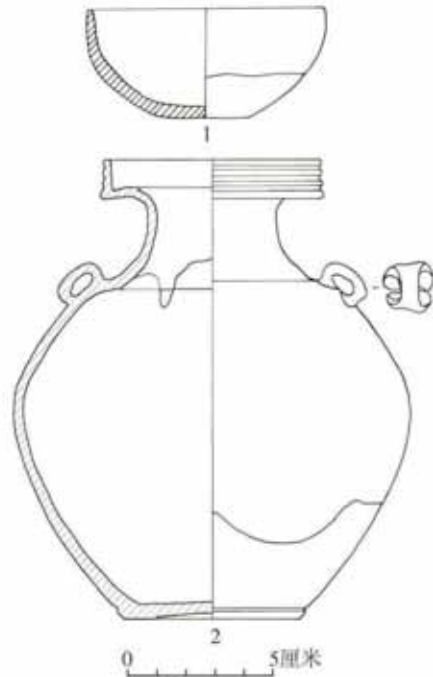
米。墓底用砖横向错缝平铺一层，呈南低北高的阶梯状，大部分保存较好，距封门墙0.72米和1.3米处各有一级台阶，相对高度分别为0.08米和0.16米（图二一；图二二）。墓砖为红色，有长方形和楔形两种；长方形砖一般长0.32、宽0.15、厚0.07米；楔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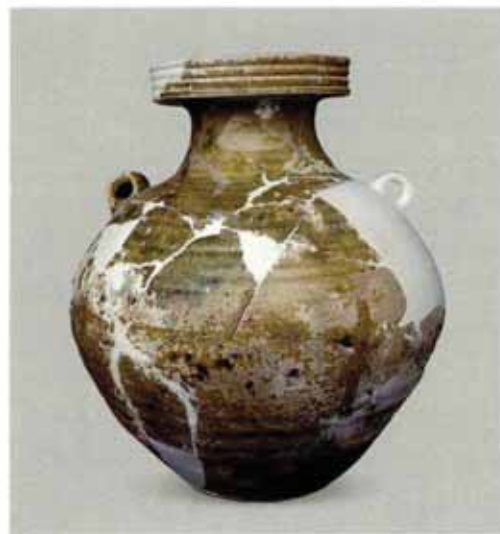
图一七 JDCM9（南→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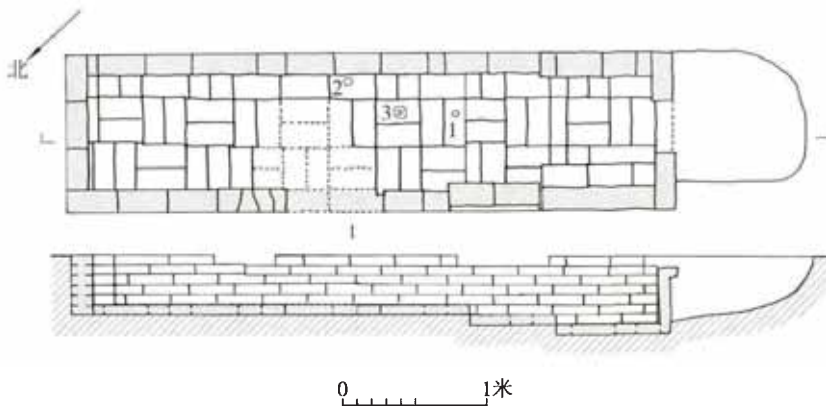
图一八 JDCM9墓砖纹饰拓本
1. 对角交叉纹与六瓣团花纹 2. 对角交叉纹



图一九 JDCM9出土遗物
1. 青瓷钵（JDCM9：1） 2. 青瓷盘口壶（JDCM9：4）



图二〇 JDCM9出土青瓷盘口壶（JDCM9：4）



图二一 JDCM15平面、剖视图
1. 陶纺轮 2. 青瓷钵 3. 陶四系罐

砖数量较少。砖以素面为主，有部分对角交叉纹、叶脉纹、勾连弧线和四瓣团花纹（图二三）。墓内遭盗扰，随葬器物仅存3件陶器和瓷器。

青瓷钵 1件（JDCM15：2）。敞口，圆唇，弧腹，平底。器表施青黄釉，内壁



图二二 JDCM15（西南→东北）

满釉，外壁釉不及底，釉已脱落。口径7.3、底径3.3、高4.2厘米（图二四，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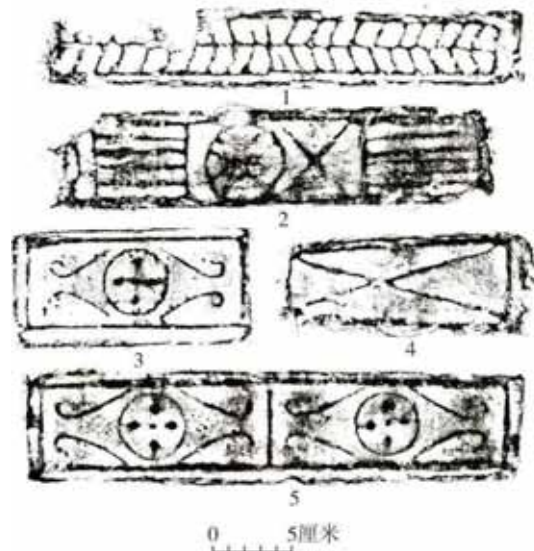
陶纺轮 1件（JDCM15：1）。泥质硬灰陶。陀螺形，中间孔内有铁芯，器表有铁锈。素面。直径3、高3.7厘米（图二四，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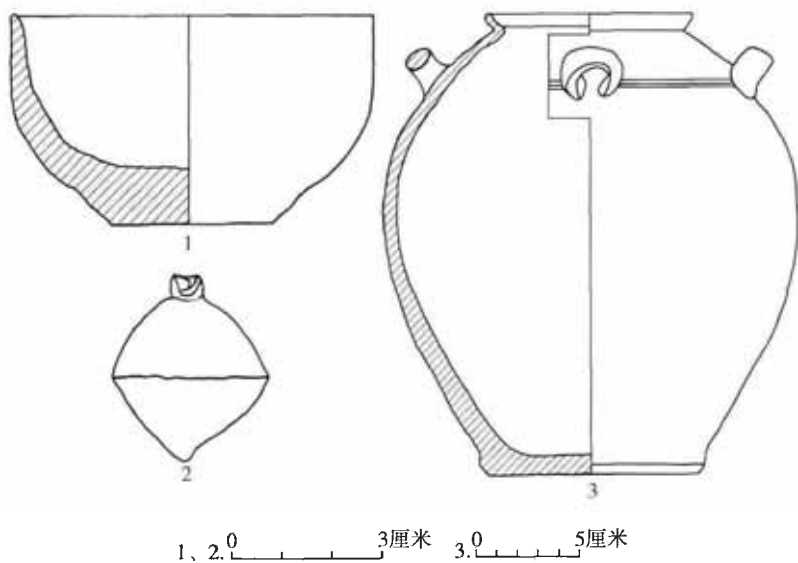
陶四系罐 1件（JDCM15：3）。泥质红陶。侈口，圆唇，折沿，溜肩，圆腹较鼓，平底，肩部均匀分布四个横向桥形系。肩部有两道凹弦纹。口径10、底径10、高23.1厘米（图二四，3；图二五）。

（三）凸字形砖室墓

1座（JDCM4）。位于第Ⅱ发掘区中部，现墓口距地表0.45~0.6米。凸字形单室券顶砖室墓，由斜坡墓道、封门墙、甬道和墓室四部分组成，全长约6.85米，墓向205



图二三 JDCM15墓砖纹饰拓本
1. 叶脉纹 2. 平行横条纹、交叉纹和团花纹 3、5. 勾连弧线和四瓣团花纹 4. 对角交叉纹



图二四 JDCM15出土遗物

1. 青瓷钵 (JDCM15:2) 2. 陶纺轮 (JDCM15:1) 3. 陶四系罐 (JDCM15:3)

度。墓道平面近梯形，底部呈斜坡状，坡度20度，残长2.52、宽0.5~0.96米，墓道口距底最深约1米。封门墙用砖错缝垒砌，残存16层，高0.96米。甬道为长方形，较墓室稍窄，长1.04、宽0.56米。墓室为长方形，长3.46、宽1.44米。墓室壁砖残存13~19层，为错缝平砌，上部逐渐内收成券顶，顶部已坍塌，残高1.14米。墓室东、西两壁各砌四个



图二五 JDCM15出土陶四系罐 (JDCM15:3)

对称的砖柱，后壁中部砖柱上部有一方形小龕。墓底用砖两横两纵相间平铺，前低后高，距封门墙0.64、1.44米处各有一级台阶，台阶之间相对高度分别为0.06米和0.12米（图二六；图二七）。墓砖均为红色、长方形，长0.32、宽0.16、厚0.06米，砖侧面及端面均模印米字纹、凤鸟纹（图二八）。墓葬被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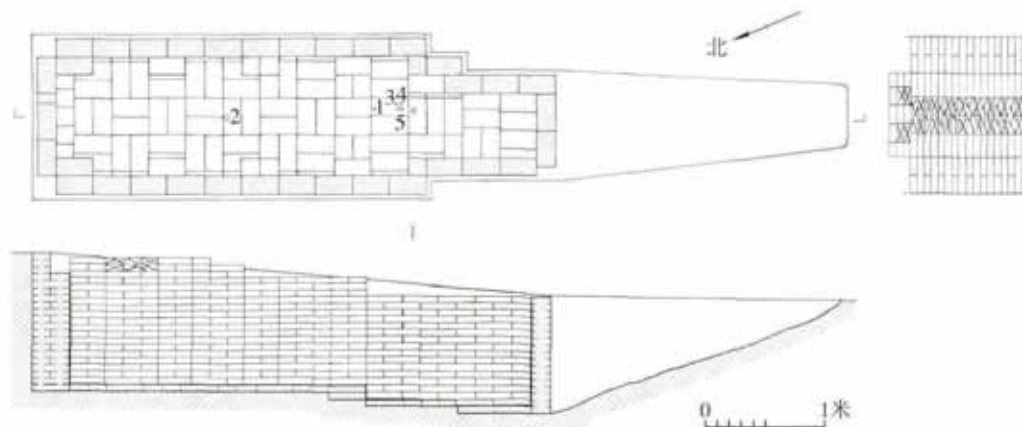
坏严重，残存随葬品有青瓷双系罐、执壶、碗、盅各1件，滑石猪1件。

青瓷双系罐 1件 (JDCM4:4)。侈口，圆唇，折沿，弧肩，上腹较鼓，下腹弧收，平底，肩部有对称的两横系。外壁施青釉，腹部近底部露胎，釉脱落严重。口径12.5、底径10、高20厘米（图二九，2；图三〇）。

青瓷盅 1件 (JDCM4:5)。直口，尖唇，弧腹，饼形足，底微内凹。口径8、底径3.3、高4厘米（图二九，3；图三一）。

青瓷执壶 1件 (JDCM4:3)。喇叭口，圆唇，束颈，上腹圆鼓，下腹斜收，平底，肩部一侧有条形把手，另一侧对称位置有弯曲的管状流，流上部残，把手与流之间各有一个较宽的条状竖系。外壁施青釉，近底部露胎，釉绝大多数脱落。口径16、底径10.6、高26.9厘米（图二九，1；图三二）。

青瓷碗 1件 (JDCM4:1)。敞口，圆唇，斜腹，饼形足，底较矮，微内凹。内、外施青釉，外壁施釉不及底。口径11.9、底径4.4、高4.3厘米（图二九，5；图三三）。



图二六 JDCM4平面、剖视图
1. 青瓷碗 2. 滑石猪 3. 青瓷执壶 4. 青瓷双系罐 5. 青瓷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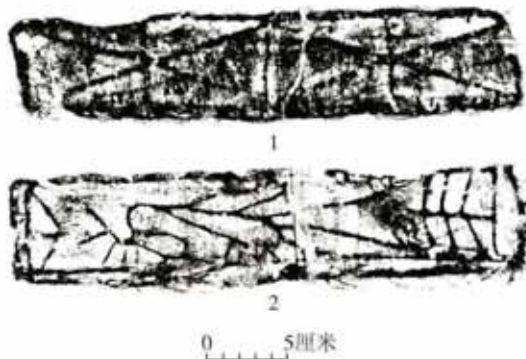


图二七 JDCM4 (西南→东北)

滑石猪 1件 (JDCM4:2)。猪形,器身略呈四棱柱状。刻划粗糙。长2.8、宽0.7厘米 (图二九,4)。

(四) 刀形砖室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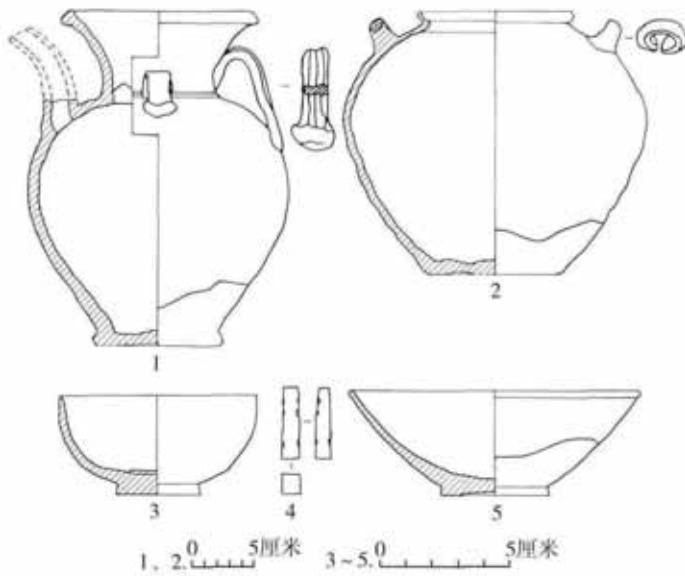
数量最多,有M2、M3、M5、M7、M8、M16,其中M2、M7被现代沟渠破坏严



图二八 JDCM4墓砖纹饰拓本
1. 米字纹 2. 凤鸟纹

重。刀形砖室墓一般由墓道、封门墙、甬道、墓室四部分组成,墓道平面呈长方形,底部为斜坡状,坡度约20度。封门墙用砖错缝顺砌而成。墓室南部东壁砖内收一层,形成长方形甬道,长0.6~1.25、宽0.44~0.85米。墓室呈狭长长方形,墓底铺地砖多为横向错缝平铺。墓底有两个台阶,形成南低北高的阶梯状。墓壁为平砖错缝叠砌,多数墓壁残存5~10层砖,部分保存较好的墓壁残存17~21层,自第14层开始出现用楔形砖垒砌并逐级内收为券顶,墓顶多已坍塌。

JDCM3 位于第Ⅱ发掘区东部,墓口距地表深0.45~0.7米,全长3.2、宽0.82米,方向194度。封门墙位于墓室南端,用砖纵向垒砌而成。甬道为长方形,偏于墓室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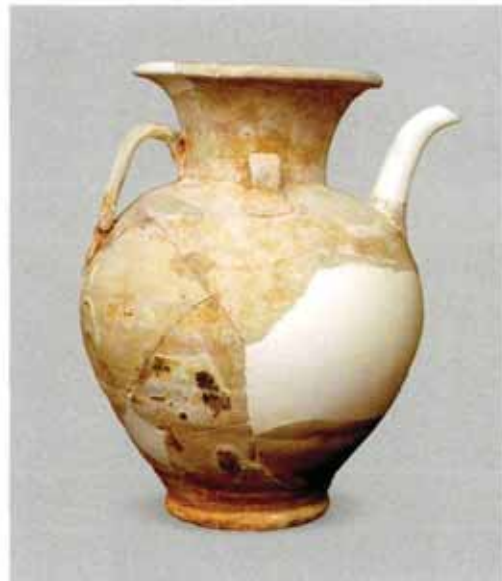
图二九 JDCM4出土遗物

1. 青瓷执壶 (JDCM4:3) 2. 青瓷双系罐 (JDCM4:4) 3. 青瓷盅 (JDCM4:5) 4. 滑石猪 (JDCM4:2) 5. 青瓷碗 (JDCM4: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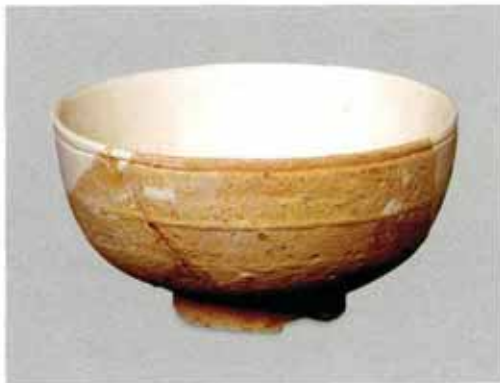
侧，由墓室南侧壁砖内收一层形成，较墓室稍窄，长0.72、宽0.5米。墓室长2.68、宽0.82米。墓壁砖残存7~9层，错缝叠砌，残高0.46米。顶部被破坏，结构不详。墓底铺地砖大多保存，甬道内两排、墓室前部一排砖为顺缝平铺，其余铺地砖均为横向错缝平铺。墓底前低后高，呈三级阶梯状，距封门墙0.3、0.8米处各有一级台阶，台阶之间的相对高度分别为0.12米和0.24米（图三四；图三五）。墓砖为长方形，红色，长0.3、宽0.12、厚0.06米。砖表面以素面为主，有部分对角交叉纹。墓内填较致密



图三〇 JDCM4出土青瓷双系罐 (JDCM4: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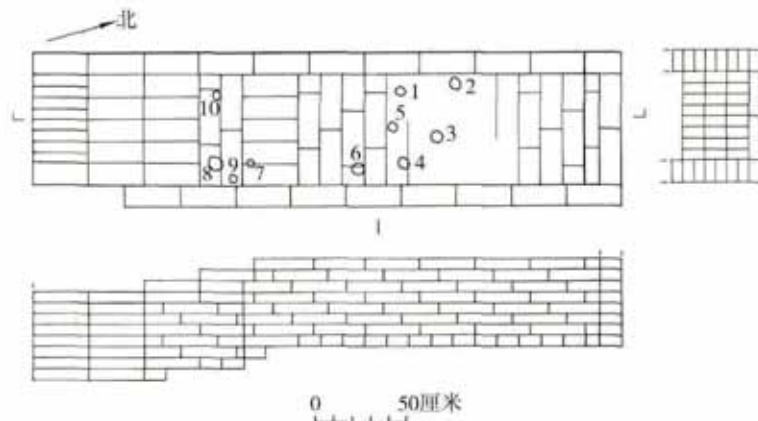
图三二 JDCM4出土青瓷执壶 (JDCM4:3)



图三一 JDCM4出土青瓷盅 (JDCM4:5)



图三三 JDCM4出土青瓷碗 (JDCM4:1)



图三四 JDCM3平面、剖视图

1、4、5、7、9.青瓷盅 2、3、6、10.青瓷碗 8.青瓷盘口壶

的红褐色粉砂土，内有少量砖块、青瓷片等。墓室出土青瓷器10件，有盘口壶、碗、盅三类。

青瓷盘口壶 1件（JDCM3：8）。盘口，圆唇，束颈，腹上部圆鼓，下部弧收，底内凹，肩部有两个对称的近环形竖系。口沿外有三道凹弦纹。内壁施釉至颈部，外

壁腹部以下露红褐色胎，釉脱落严重。口径16、底径12.2、高35.8厘米（图三六，3；图三七）。

青瓷碗 4件。敞口，弧腹，饼形足。根据唇和底部不同分两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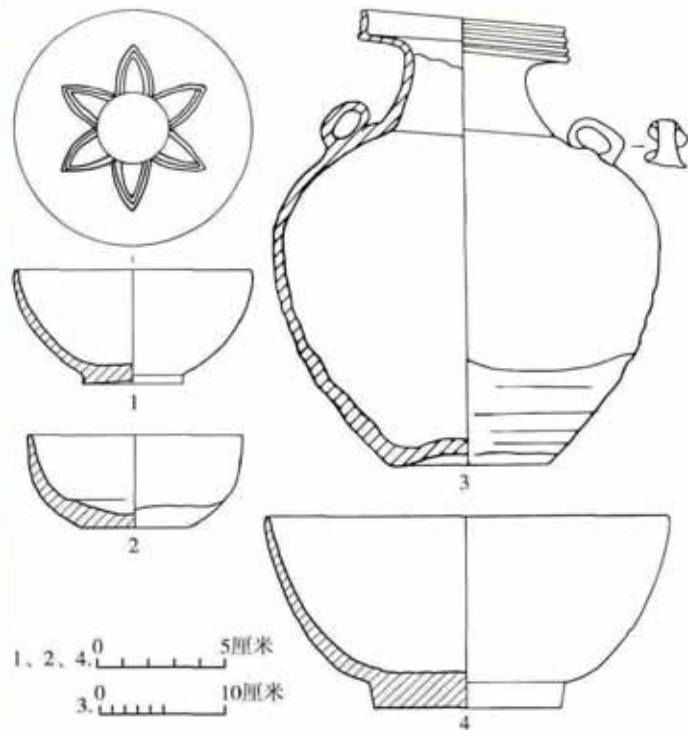
A型：3件。圆唇，平底。器身施满釉，大部分已脱落。JDCM3：2，口径15.8、底径7.3、高7.7厘米（图三六，4；图三八）。

B型：1件（JDCM3：3）。尖唇，底微内凹。内底刻划莲瓣纹，外底有支钉痕。器身施满釉，部分脱落，莲瓣处有积釉。口径9.3、底径4、高4.5厘米（图三六，1；图三九）。

青瓷盅 5件。形制相同，敞口，圆唇，弧腹，平底。内壁施满釉，外壁施釉不及



图三五 JDCM3（北→南）



图三六 JDCM3出土遗物

1. B型青瓷碗（JDCM3：3） 2. 青瓷盅（JDCM3：1） 3. 青瓷盘口壶（JDCM3：8） 4. A型青瓷碗（JDCM3：2）



图三七 JDCM3出土青瓷盘口壶 (JDCM3: 8)



图三九 JDCM3出土B型青瓷碗 (JDCM3: 3)



图三八 JDCM3出土A型青瓷碗 (JDCM3: 2)



图四〇 JDCM3出土青瓷盅 (JDCM3: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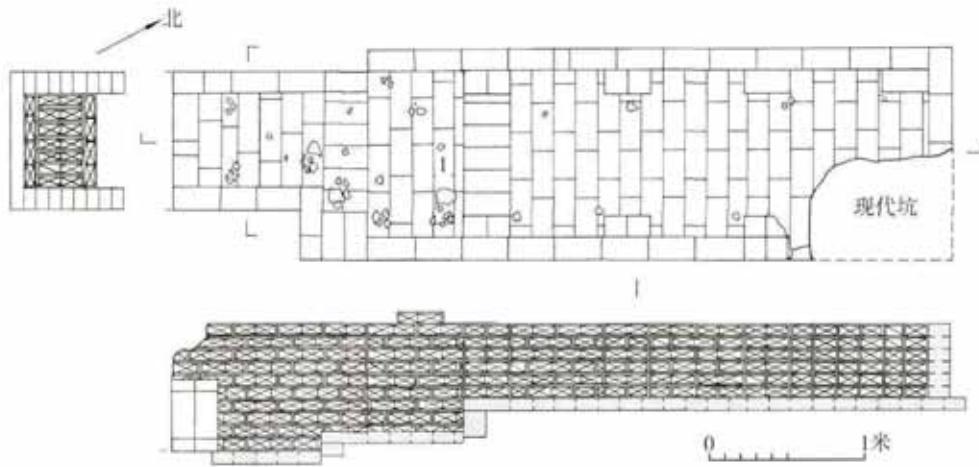
底，釉严重脱落。JDCM3: 1，口径8.5、底径4、高3.7厘米（图三六，2；图四〇）。

JDCM5 位于第Ⅱ发掘区东部，墓口距地表深0.2~0.3米，全长6.9米，墓向206度。墓道平面呈长方形，底部呈斜坡状，坡度20度，长2、宽0.65、口部距底部最深1.02米。封门墙为自下而上一横两竖砖垒砌，残存4层，高约0.54米。墓室呈刀形，墓室南部壁砖内收形成长方形甬道，甬道比墓道稍宽而较墓室稍窄，长1.15、宽0.75米。墓室大体呈长方形，长3.75、宽1.33米。墓壁用砖横向错缝平砌，残存6~10层，含铺地砖最高0.9米，顶部已坍塌。墓底用砖平铺，呈前低后高的三级阶梯状，在距封门墙0.26、0.96米处各有一级台阶，台阶之间的相对高度分别为0.12米和0.18米，东北角铺地砖被一现代坑破坏（图四一；图四二）。墓砖为长

方形，红色，长0.32、宽0.16、厚0.07~0.08米，端面及侧面有对角交叉纹。墓葬被严重盗扰，随葬器物仅发现1件青瓷盘。

青瓷盘 1件（JDCM5: 1）。敞口，圆唇，斜弧腹较浅，底略内凹，腹、底结合处有凹槽。器内壁施满釉，外壁施釉不及底，釉大部分脱落。口径11.8、底径6.6、高2.4厘米（图四三）。

JDCM8 位于第Ⅱ发掘区西南部，墓口距地表深0.05~0.1米。刀形单室券顶砖室墓，全长7.3米，墓向185度。墓道平面呈长方形，底部呈斜坡状，坡度约20度，长2.4、宽0.6、墓道口距底部最深约1.33米。封门墙用砖错缝顺砌，残存17层，高1.14米。墓室南部东壁砖内收一层形成长方形甬道，甬道长0.76、宽0.74米。墓室长4.1、宽约1.1米。墓壁砖为错缝平砌，残存17~21层，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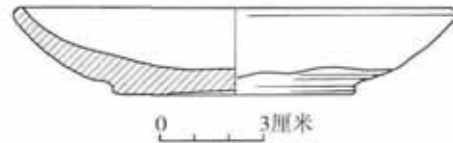


图四一 JDCM5平面、剖视图
1.青瓷盘



图四二 JDCM5 (西南→东北)

铺地砖高1.18米，自第14层开始用楔形砖垒砌并逐级内收为券顶，顶部已坍塌。铺地砖一层，为横向错缝平铺，距封门墙0.38、1.2米处各有一相对高度为0.06米和0.08米的台阶，墓室底部形成南低北高的阶梯状（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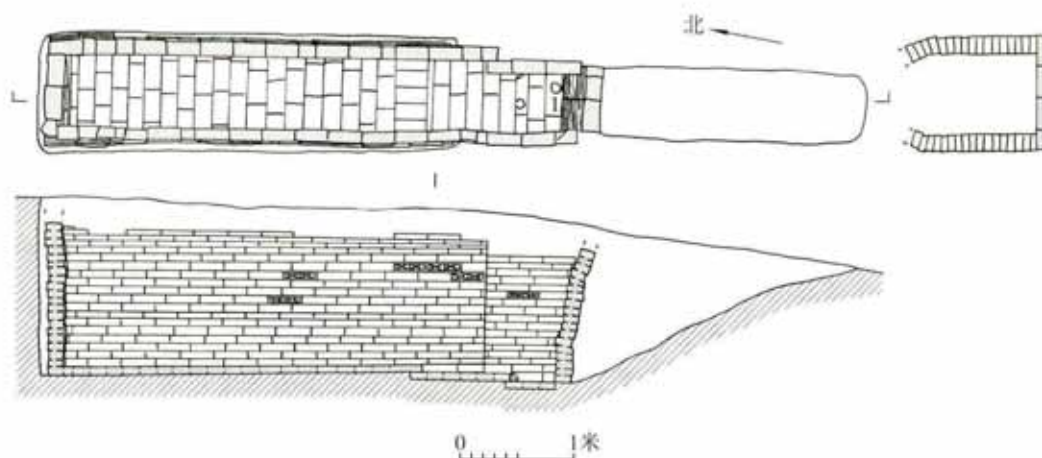


图四三 JDCM5出土青瓷盘 (JDCM5:1)

四四；图四五）。墓砖为红色，有长方形和楔形两种：长方形砖长0.32、宽0.16、厚0.07~0.08米，楔形砖厚0.04~0.06米。砖以素面为主，部分侧面或端面模印对角交叉纹。墓葬填土中出土石矛、石刀等7件，墓室底部近封门处出土青瓷小碗1件。

青瓷小碗 1件 (JDCM8:1)。直口、方唇，弧腹，饼形足，平底。口径7.8、底径3.6、高4.1厘米 (图四六)。

JDCM16 位于第Ⅱ发掘区中北部，现墓口距地表深0.25~0.3米。刀形单室墓，全长6.03米，墓向213度。墓道平面近梯形，底部呈斜坡状，坡度约20度，残长1.38、宽0.6~0.77、墓道口距底最深约0.65米。墓室南端为一道砖砌封门墙，砌法为横向错缝平砌。墓室南部西壁砖内收一层形成稍窄的长方形甬道，甬道长0.92、宽0.86米。墓室长3.59、宽1.03~1.18米，墓室壁砖残存4~8层，砌法为错缝平砌，墓顶已被破坏。墓底铺地砖大部分保存，每两块砖铺成一个正方形，纵横交错排列。墓底在距封门墙0.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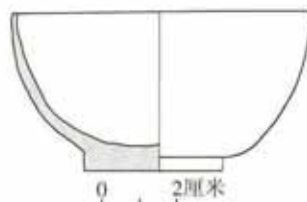


图四四 JDCM8平面、剖视图
1. 青瓷小碗



图四五 JDCM8 (北→南)

1.5米处各有一高0.08、0.16米的台阶，使墓室底部形成南低北高的阶梯状（图四七；图四八）。墓砖为长方形，红色，长0.34、宽0.16、厚0.08米。砖以素面为主，纹饰有少量叶脉纹、勾连弧线与团花纹、平行横线纹与团花纹、对角交叉纹等（图四九）。该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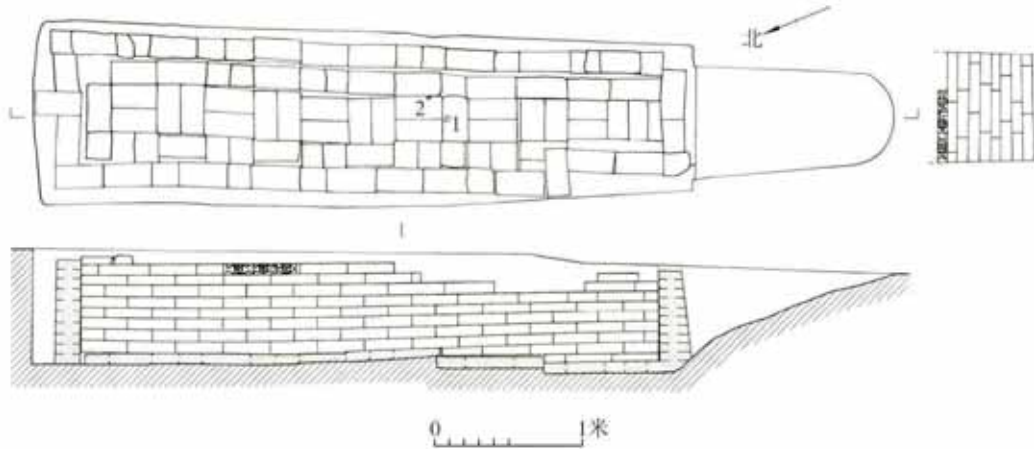
图四六 JDCM8出土青瓷小碗 (JDCM8:1)

被严重破坏，随葬器物仅发现青瓷盅2件。

青瓷盅 2件。口微敞，圆唇，弧腹。器身施釉，外腹近底部露胎。JDCM16:1，底微内凹。器身施青黄釉。口径9.5、底径5.5、高4.8厘米（图五〇，1）。JDCM16:2，平底，器身施青釉。口径7.5、底径3.3、高4厘米（图五〇，2）。

（五）形制不明者

春坑口墓地还清理7座砖室墓，有JDCM1、JDCM6、JDCM10、JDCM12、JDCM14、JDCM17、JDCM19，JDCM1位于第I发掘区，其余6座均位于第II发掘区（见图二），因被破坏严重，这些墓葬均未发现随葬品。7座砖室墓的墓向为185-225度。墓底砖为单层纵向顺缝平铺或横向错缝平铺，少数墓残存数层壁砖，砌法为纵向错缝平砌。墓砖以素面为主，纹饰有米字纹、对角交叉纹、平行横线纹和六瓣莲花纹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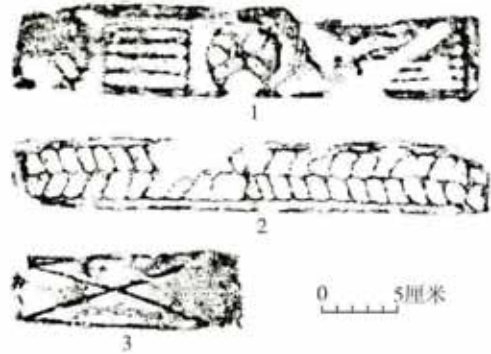
图四七 JDCM16平面、剖视图
1、2. 青瓷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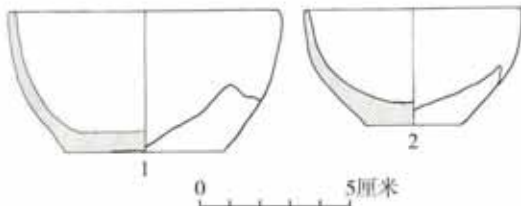
图四八 JDCM16 (西南→东北)

二、牛头山墓地

牛头山为坑头新村西约800米的低矮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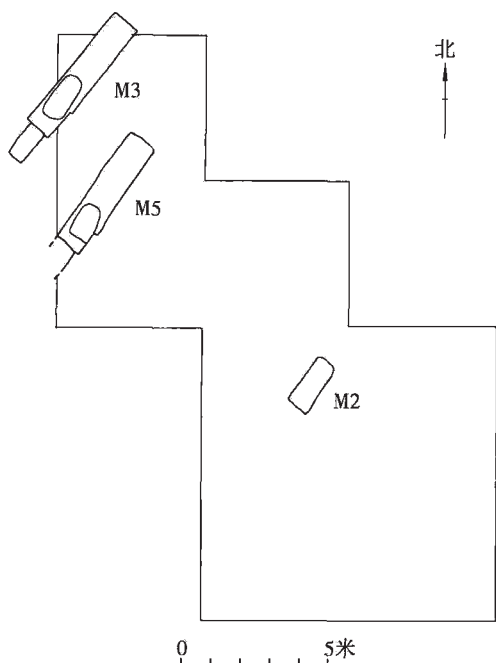
图四九 JDCM16墓砖纹饰拓本
1. 平行横线纹、团花纹 2. 叶脉纹 3. 对角交叉纹



图五〇 JDCM16出土遗物
1、2. 青瓷盅 (JDCM16: 1、2)

丘，东临春坑口墓地。在牛头山遗址的北面、东面和南面共开三个发掘区，古代墓葬分布于遗址东面的第Ⅱ区和南面的第Ⅲ区，Ⅱ区的M1，Ⅲ区的M2、M3、M5为六朝时期砖室墓（图五一；见附表）。因水土流失严重，牛头山遗址文化层堆积较薄，共分四层。

第1层：表土层。红褐色粘土，较致



图五一 牛头山墓地第Ⅲ发掘区墓葬平面分布图

密。最厚约0.2米。出土近代瓷器、青瓷片及陶片。出土陶片以夹砂灰陶为主，纹饰有拍印席纹和云雷纹等。

第2层：现代耕土层。黑褐色粘土，较致密。距地表深0~0.2、最厚约0.25米。出土碎砖、青瓷片及陶片。出土陶片多为夹砂灰陶，纹饰有拍印席纹和云雷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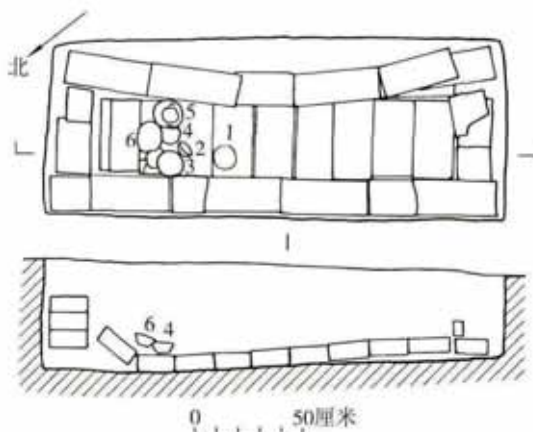
第3层：青色粘土，较致密。距地表深0.1~0.3、最厚约0.3米。出土少量陶片。此层在遗址南面局部分布。为明清时期地层。

第4层：黄褐色粘土，较致密，内含炭粒。距地表深0.25~0.3、最厚约0.3米。出土青瓷片及陶片，陶片同样多为夹砂灰陶，纹饰有拍印席纹和云雷纹。此层只零星分布在遗址北部。为六朝时期文化层。

第4层以下为浅黄色生土。

牛头山遗址发掘的4座六朝时期墓葬均为红砖垒砌的带甬道砖室墓，墓向210度左右，与春坑口墓地大体一致。其中M1、M2叠压于第2层下，M3、M5叠压于第3层下，均打破生土。

(一) 长方形砖室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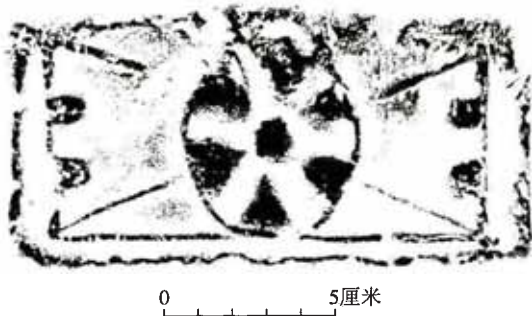
图五二 JDNM2平面、剖视图

1、3.青瓷碗 2、4、6、7.釉陶钵 5.釉陶双系罐



图五三 JDNM2(西南→东北)

1座(JDNM2)。墓口距地表深约0.1米，方向218度。长方形砖室狭小，长1.94、宽0.68~0.74、墓口距墓底深0.34~0.46米(含铺地砖)。墓室南端为一道砖砌封门墙，仅存1层。墓壁用砖错缝平砌，西壁较直，东壁中部内凹呈弧形，残存3~5层，顶部不存。墓底不甚平整，用砖横向平铺一排(图五二；图五三)。墓砖为长方形，红色，长0.32、宽0.16、厚0.07米。素面砖、花纹砖数量大致相当，纹饰有对角交叉纹和六瓣团花纹(图五四)，花纹砖在墓壁上分布不规则。墓室后部集中放置随葬品7件，器物较完整，未见扰乱痕迹，有釉陶双系罐、



图五四 JDNM2对角交叉纹与六瓣团花纹砖拓本



图五六 JDNM2出土釉陶双系罐 (JDNM2: 5)

钵和青瓷碗等三类。

釉陶双系罐 1件 (JDNM2: 5)。侈口, 尖唇, 折沿, 上腹圆鼓, 下腹斜收, 平底, 肩部有对称条形横系。器表施青釉, 内壁满釉, 外壁下腹及底部露红褐色胎。口径10.2、底径8.9、高14厘米 (图五五, 4; 图五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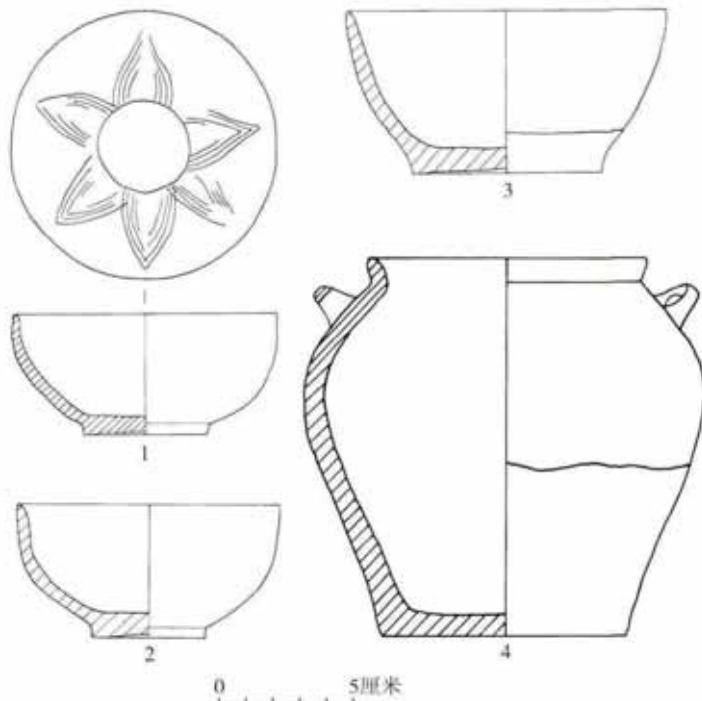
釉陶钵 4件。形制相同, 敞口, 圆唇, 弧腹较深, 底微内凹。器表有细微的

轮旋痕迹, 底与腹壁之间有套接痕迹, 器底有同心圆形切割痕。施青釉, 内壁满釉, 外壁施釉至近底部, 无釉处露红褐色胎。JDNM2: 6, 口径11、底径7、高5.9厘米 (图五五, 3; 图五七)。

青瓷碗 2件。尖唇, 假圈足, 底微内凹。外壁有明显的轮旋痕迹, 器底有支钉。通体施青釉。JDNM2: 1, 灰胎。直口, 弧腹。内壁刻划六瓣莲花纹。口径9.7、底径4.5、高4.4厘米 (图五五, 1)。JDNM2: 3, 青灰胎。口微敞, 上腹壁较直, 下腹壁斜收。胎、釉结合较差, 釉严重脱落。口径9.5、底径4.2、高5厘米 (图五五, 2; 图五八)。

(二) 凸字形砖室墓

1座 (JDNM1)。墓向211度。由斜坡墓道、封门墙、甬道和墓室四部分组成, 全长8.38米。墓道平面呈梯形, 底部呈斜坡状, 坡度17度, 墓道长2.7、宽0.43~0.75、墓道口



图五五 JDNM2出土遗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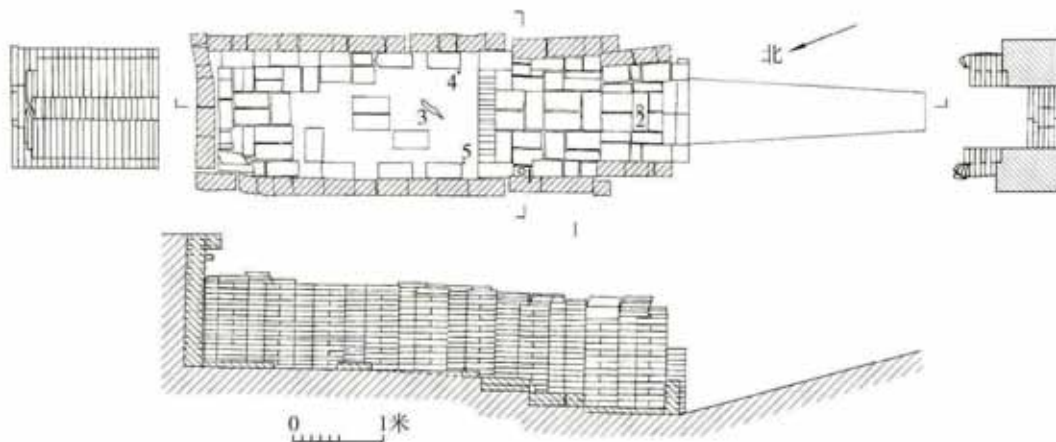
1、2. 青瓷碗 (JDNM2: 1、JDNM2: 3) 3. 釉陶钵 (JDNM2: 6) 4. 釉陶双系罐 (JDNM2: 5)



图五七 JDNM2出土釉陶钵 (JDNM2:6)



图五八 JDNM2出土青瓷碗 (JDNM2:3)



图五九 JDNM1平面、剖视图

1、2. 青瓷钵 3. 铁刀 4. 青瓷双系罐 5. 青瓷碗



图六〇 JDNM1 (西南→东北)

距底部最深0.74米。封门墙用砖横向顺砌，残存6层，高0.36米。甬道呈长条形，较墓室稍窄，长0.76、宽1.34米。墓室为长方形，

长4.32、宽1.8米。墓壁用砖顺缝平砌，顶部已坍塌，壁砖残存13~16层，自第16层开始用楔形砖垒砌并内收，残高1.3米。两侧壁每隔0.14~0.2米砌一个砖柱以支撑券顶，每壁九柱，东西对称。西壁第四、五砖柱间有一小龕，应为灯台，放置青瓷钵1件。后壁砌二砖柱，在第13层砖上有壁龕。墓室底部为前低后高的三级阶梯状，相对落差0.14米，地砖为纵横相间平铺（图五九；图六〇）。墓砖为红色，有长方形、楔形两种：长方形砖一般长0.36、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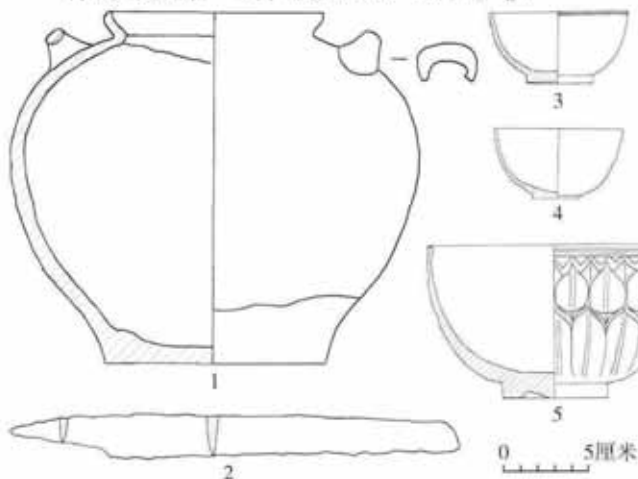


图六一 JDNM1墓砖纹饰拓本

1. 对角交叉纹 2. 八瓣团花纹与对角交叉纹 3. 八瓣莲花纹与
对角交叉纹 4. 忍冬纹 5. 八瓣莲花纹

0.17、厚0.06~0.07米；楔形砖厚0.04~0.06米。多为花纹砖，纹饰有八瓣莲花纹、对角交叉纹、忍冬纹、团花纹及其组合（图六一）。墓内共出土随葬器物5件，除壁砖柱间小龛上的青瓷钵外，墓底近封门处有青瓷小钵1件，墓室正中有铁刀1件，青瓷碗、青瓷双系罐各1件。

青瓷双系罐 1件（JDNM1：4）。侈



图六二 JDNM1出土遗物

1. 青瓷双系罐（JDNM1：4） 2. 铁刀（JDNM1：3）
3. 4. 青瓷钵（JDNM1：1, 2） 5. 青瓷碗（JDNM1：5）



图六三 JDNM1出土青瓷双系罐（JDNM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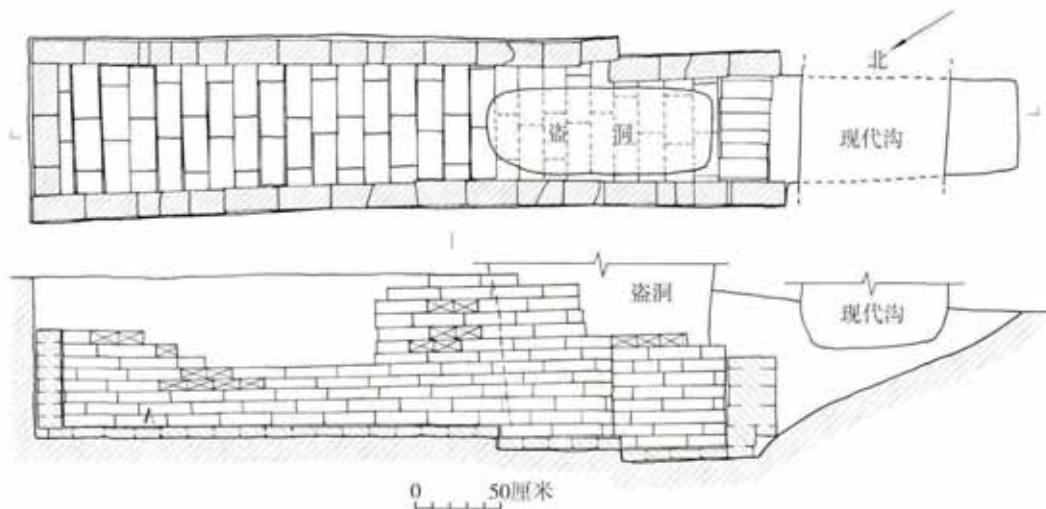


图六四 JDNM1出土青瓷碗（JDNM1：5）

口，折沿，上腹圆鼓，下腹弧收，平底，肩部粘两泥条横系。外壁施青釉，大部分已脱落。口径12.2、底径12.6、高20.4厘米（图六二，1；图六三）。

青瓷碗 1件（JDNM1：5）。直口，圆唇，弧腹，饼形平底。口沿处有两周凹弦纹，外腹壁刻划莲瓣纹，足底边缘有一周凹槽。通体施釉，釉大部分脱落。口径14.5、底径6.1、高9厘米（图六二，5；图六四）。

青瓷钵 2件。敞口，弧腹，饼形足。施青釉。JDNM1：1，圆唇，底微内凹。釉脱落严重。口径8、底径3.8、高4.2厘米



图六五 JDNM3平面、剖视图

(图六二, 3)。JDNM1:2, 尖唇, 平底。内、外均施釉。口径7.4、底径2.7、高4厘米(图六二, 4)。

铁刀 1件(JDNM1:3)。长条形, 锈蚀严重。长25.8、宽1.9~2.5、厚0.5厘米(图六二, 2)。

(三) 刀形砖室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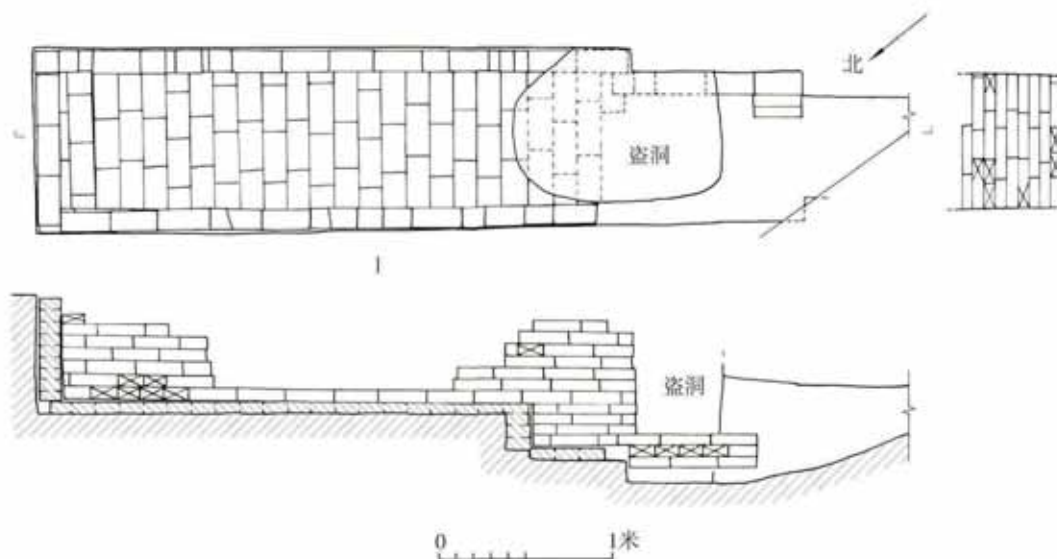
2座, 有M3、M5。由斜坡墓道、封门墙、甬道和墓室等四部分组成, 墓室为刀形券顶单室墓, 墓室南部东壁砖内收一块形成较墓室稍窄的甬道。墓壁用砖错缝平砌, 墓室底部铺地砖为横向错缝平铺。砖以素面为主, 部分有纹饰, 纹饰为对角交叉纹。2座墓发掘前均在墓室南部地表发现盗洞。

JDNM3 墓口距地表深0.3~0.5米, 墓葬全长5.7米, 墓向213度。墓道平面近梯形, 北部略宽, 墓道底坡度约为25度, 墓道长1.4、宽0.52~0.62、墓道口距底部最深约0.8米。封门墙最下一层为横向平砌, 以上均为“人”字形纵向斜砌, 残存4~5层, 残高0.56米。甬道长0.94、宽0.89米。墓室长3.4、宽0.96~1.05、墓口距墓底0.9~1米(含铺地砖), 壁砖残存5~13层, 顶部已坍塌。墓室底部距封门墙0.6米和1.3米处各

有一级台阶, 相对高度均为0.07米, 墓底由南向北逐级升高(图六五; 图六六)。墓砖为红色, 有长方形和楔形两种: 长方形砖长0.3、宽0.14、厚0.07米, 楔形砖厚0.035~0.06米。花纹砖端面一般印一个单元纹饰, 侧面印两个单元纹饰。花纹砖在壁面和封门墙上的分布不规则。随葬品只有少量青瓷盘口壶片。



图六六 JDNM3(西南→东北)



图六七 JDNM5平面、剖视图



图六八 JDNM5 (西南→东北)

JDNM5 墓口距地表深0.35~1.2米,墓存长5.3米,墓向215度。墓道被破坏,坡度约20度,已清理部分长0.85、宽0.56、口部



图六九 JDNM5出土青瓷双系罐 (JDNM5:1)

距底最深约0.5米。封门墙位于墓室南端,仅存少许残砖纵向排列。甬道长约0.7、宽约0.83米。墓室前部稍窄后部较宽,长3.44、宽1~1.1米,墓口距墓底深0.6~0.7米(含铺地砖)。壁砖为错缝平砌,残存1~11层。墓底铺地砖为横向错缝平铺,距封门墙0.7、1.3米处分别有一级台阶,相对高度分别为0.14米和0.28米,由南至北逐级升高(图六七;图六八)。墓砖为长方形,红色,较完整者长0.28~0.29、宽0.13、厚0.07米。砖以素面为主,纹饰有部分对角交叉纹。因盗扰严重,墓内不见完整随葬器物,青瓷片可辨器形有双系罐1件。

青瓷双系罐 1件(JDNM5:1)。仅存口沿部分,口微侈,圆唇,上腹圆鼓,肩部有对称桥形系。器表施青釉,内壁下部的无釉处露出青灰色胎。口径17.5、残高11.6厘米(图六九)。

三、九郎柯墓地

九郎柯墓地位于东峰村东部约1公里的九郎柯山西坡，海拔高度136米，墓地南侧地势低缓。调查、勘探之前，松建高速公路建设项目已经在遗址上开挖路基，墓地被破坏严重，地表散布六朝时期菱格纹墓砖、青瓷器片等遗物。仅清理一座墓葬M1。

JDJM1 凸字形单室券顶砖室墓，全长6.5米，墓向205度，由墓道、封门墙、甬道、墓室四部分组成。清理前部分墓壁已经露出地表，故层位关系不明。墓道未清理，形制不详。甬道外侧有一道封门墙，用砖相交斜砌。甬道为长方形，长1.37、宽1.17米。墓室为长方形，长5、宽2米。壁砖残存2~11层，残高0.66米，砌法为自下而上先错缝平砌四层，再纵向平砌一层，上部逐渐内收成券顶，近顶部被破坏。甬道、墓室底部较平，残存铺地砖为人字形平铺（图七〇；图七一）。墓砖均为青灰色，长方形，长0.34、宽0.16、厚0.05米。砖侧壁或顶端多有模印纹饰或铭文，纹饰以叶脉纹为主，铭文可辨有“太康五年九月十六日余”、“永康元年八月廿四日口”、“永安元年七月”、“建安[叩]头[叩]头”、“太岁在甲子”等（图七二）。葬具、人骨无存。墓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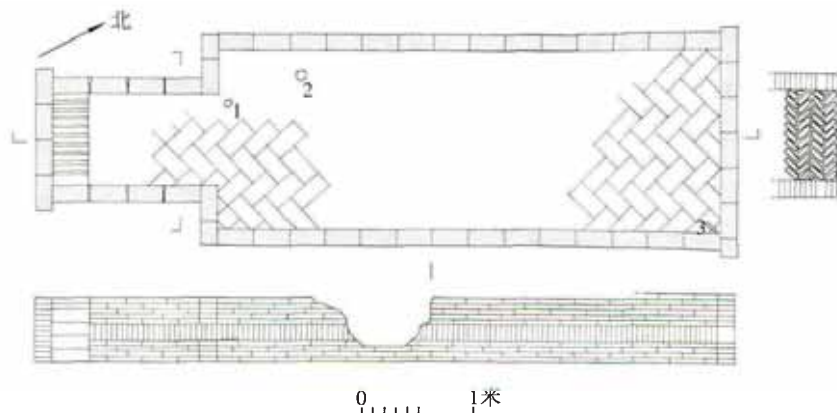
图七一 JDJM1（西南→东北）

底部出土随葬器物3件，墓室西南角近甬道处有青瓷碟1件、铜镜1件，东北角有残铁刀1把。

青瓷碟 1件（JDJM1：2）。圆唇，斜弧腹，底微内凹。器壁内、外施釉，外腹近底部露胎。口径9.6、底径5.6、高2.6厘米（图七三，2）。

铜镜 1件（JDJM1：1）。圆形，半圆形钮，方形钮座，镜面微凸。镜背主题纹饰分两区：钮座周围环绕一周花鸟虫草纹，向外依次为较短的斜线纹、锯齿纹、云朵纹饰各一周。锈蚀较严重。直径11.7、最厚0.4厘米（图七三，1）。

铁刀 1把（JDJM1：3）。仅存刃部及部分剑



图七〇 JDJM1平面、剖视图
1. 铜镜 2. 青瓷碟 3. 铁刀



图七二 JDJM1墓砖铭文拓本

1. “永安元年七月” 2. “太岁在甲子” 3. “永康元年八月廿四日” 4. “建安[叩]头[叩]头” 5. “太康五年九月十六日余”

身，长条形，刃部窄而薄，尖部残。残长40.4、宽4.4、厚0.8厘米（图七三，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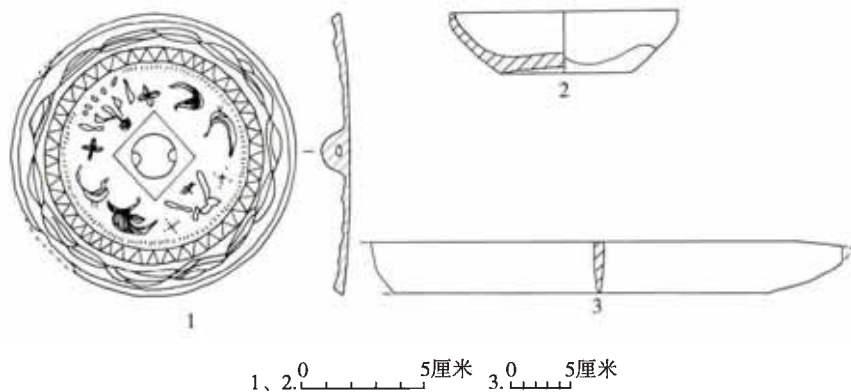
四、结 语

这次发掘的墓葬中，只有九郎柯M1出土纪年墓砖而年代比较明确，其他墓葬的年代可依据墓葬形制、随葬品的特征分别予以推定。

九郎柯M1墓砖上的铭文有“建安”、

“太康”、“永康”和“永安”等年号，为判断该墓年代提供了重要依据。其中“建安”究竟是人名还是年号尚存疑虑，若为年号，应为东汉末年献帝年号，年代在公元196~220年之间。“太康”为西晋武帝年号，“太康五年”应为公元284年。“永康”和“永安”均为西晋惠帝年号，“永康元年”为公元300年，“永安元年”为公元304年。“太岁在甲子”中“甲子”年即公元304年，与“永安元年”同年。据此推断该墓的下葬年代为西晋时期，且不早于永安元年（公元304年）。值得注意的是，该墓中同时使用了不同纪年的铭文砖，其中有明确纪年的“太康五年”和“永安元年”铭文砖，年代相差20年，而“建安”年号更是与上者相距80余年，这究竟是旧砖再用、砖模重用还是其他原因，值得今后继续探讨。

牛头山M1、春坑口M4与九郎柯M1均为凸字形砖室墓。福建地区的凸字形砖室墓流行时间较长，最早出现于西晋时期，历经东晋、南朝，一直到唐代仍然盛行，墓室底部的分级台阶有利于排水。墓壁带砖券的凸字形砖室墓的时代多为南朝时期^[1]，据此可初步推断牛头山M1、春坑口M4的时代为南朝时期。这两座墓出土遗物为瓷罐和碗，罐最大腹径偏上、下腹内收较甚，碗、钵类器物敞口、弧壁或斜壁、饼形平底、饰莲瓣纹等均



图七三 JDJM1出土遗物

1. 铜镜 (JDJM1:1) 2. 青瓷碟 (JDJM1:2) 3. 铁刀 (JDJM1:3)

为南朝晚期的特点。春坑口M4出土的瓷执壶较少见于南朝墓葬，较长的流、饼形底甚至显示出唐代瓷器的特点，因此该墓的年代可能比牛头山M1偏晚。

刀形砖室墓数量较多，在形制明确的墓葬中

占半数以上，墓室底部均呈前低后高的阶梯状。随葬器物中瓷盘口壶、罐、碗、盅等的数量多且特征突出，其中春坑口墓地出土的盘口壶（JDCM3：8、JDCM9：4）与建瓯木墩梁天监五年墓^[2]、建瓯水南机砖厂M1^[3]出土盘口壶形制相同，牛头山M2出土釉陶罐（JDNM2：5）与闽侯南屿造纸厂出土双耳罐^[4]接近，碗、盅类器物有平底或稍高的饼形足两类，均为福建地区南朝晚期器物的特征。

竖穴土坑墓中，春坑口M11出土的罐类和M13出土的钵时代特征较明显。春坑口M11出土的瓷双唇罐和双系盖罐较瘦高，表现出南朝后期瓷器的特点^[5]，该墓的年代应为南朝晚期。其他两座土坑墓的年代应与之接近。

这次发掘的24座墓都属于六朝时期。其中春坑口墓地发掘的19座墓集中分布，墓向基本一致，布局合理，墓葬间未见叠压、打破关系，应是一处经过统一规划的家族墓地。牛头山墓地除发掘的4座墓外，在已发掘墓葬的西部、南部发现了36处被盗掘的古代墓葬，结合暴露于地表的墓砖、青瓷片等推断，这些墓葬也多属于六朝时期，也应是一处六朝时期的大型家族墓地，这在以往福建六朝考古发现中并不多见。

东汉末年以后，北方地区战乱频仍，所谓“中州板荡”、“五胡乱华”导致了北方汉人的大规模南迁。福建的闽江和晋江流域河谷、盆地地带是南迁汉人的主要聚居区。乾隆《福州府志》卷七十五“外纪”记载：“永嘉二年，中州板荡，衣冠始入闽者八族，林、陈、黄、郑、詹、邱、何、胡是也。以中原多事，畏难怀居，无复北向，故六朝间仕宦名迹，鲜有闻者”。乾隆《泉州府志》卷八“山川”载：“（晋江）晋南渡时衣冠避地者，多沿江而居，故名”。福建境内目前发现的六朝墓葬主要集中在以建瓯为中心的闽北地区、以福州为中心的闽东地区及以泉州为中心的闽南地区^[6]。

处于闽浙赣交界地带的建溪流域，是

福建早期古文化比较发达的地区，也是汉晋以来北方汉人大规模南迁、开发闽中的第一站，建瓯东峰六朝墓葬随葬器物中常见罐、盘口壶、碗、钵、盅等青瓷器和铁鼎、剪刀、刀及滑石猪，与我国东南六朝时期以南京为中心的墓葬文化面貌趋同。砖室墓基底分级以利于排水的结构，盘口壶、双唇罐等器物的形制及莲瓣纹装饰的流行显然受到了长江下游地区文化的影响，墓室中较多使用砖柱表明闽北地区六朝时期与以南昌为中心的赣江流域文化交流密切。建瓯东峰六朝墓群的发现是松溪流域六朝墓葬密集分布的缩影，反映了六朝前后中原汉人族群迁徙、聚族而居的景象，是闽中人文发展史上新一轮聚落扩张的反映。虽然这些墓群几乎都被后代盗掘、破坏殆尽，多数只留下墓坑和零星的随葬品，但这些残墓的空间分布形态生动地展示了六朝以来松溪流域人口增长、区域发展的历史过程，为研究闽中地区六朝时期汉人扩张、区域开发历史等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附记：考古领队为吴春明，执行领队为王新天，参加发掘的人员有王新天、刘森、危长福、林壹、申伊欣、王荣鑫、亓慧林、嘉米·拉那星赫、黄巧梅、吴春明。

执笔者 王新天 佟 珊
亓慧林 刘中伟

注 释

- [1] 林忠干、林存琪、陈子文：《福建六朝隋唐墓葬的分期问题》，《考古》1990年第2期。
- [2] 许清泉：《福建建瓯木墩梁墓》，《考古》1959年第1期。
- [3] 建瓯县博物馆：《福建建瓯水南机砖厂南朝墓》，《考古》1993年第1期。
- [4] 福建省博物馆：《福建闽侯南屿南朝墓》，《考古》1980年第1期。
- [5] 林忠干、林存琪、陈子文：《福州六朝墓初论》，《福建文博》1987年第2期。
- [6] 郑辉：《福建六朝考古的发现与研究》，《福建文博》2008年第4期。

附表

建瓯市东峰六朝墓葬登记表

墓号	墓向 (度)	墓室	墓砖铭文或纹饰	随葬器物	时代
九郎柯M1	205	凸字形砖室	“太康五年九月十六日余” “永康元年八月廿四日口” “永安元年七月” “建安[叩]头口[叩]头” “太岁在甲子”	青瓷碟1, 铜镜1, 铁剑1 (残)	西晋
春坑口M1	210	形制不明砖室	米字纹		六朝
春坑口M2	206	刀形砖室	叶脉纹、平行横线纹, 素面	青瓷盘口壶(?)	南朝
春坑口M3	194	刀形砖室	对角交叉纹, 素面	青瓷盘口壶1、碗4、盅5	南朝晚期
春坑口M4	205	凸字形砖室	米字纹、凤鸟纹, 素面	青瓷双系罐1、执壶1、碗1、 盅1, 滑石猪1	南朝末年至唐初
春坑口M5	206	刀形砖室	对角交叉纹, 素面	青瓷盘1	南朝
春坑口M6	213	形制不明砖室	素面		六朝
春坑口M7	215	刀形砖室	对角交叉纹, 素面		南朝
春坑口M8	175	刀形砖室	对角交叉纹, 素面	青瓷小碗1	南朝
春坑口M9	174	长方形砖室	对角交叉纹、六瓣团花纹, 素面	青瓷盘口壶1、钵1	南朝
春坑口M10	185	形制不明砖室	素面		六朝
春坑口M11	210	长方形土坑竖穴	无	青瓷双系盖罐2、双系双唇罐 1、双复系盘口壶1, 青铜盘 1, 铁鼎1	南朝晚期
春坑口M12	190	形制不明砖室	对角交叉纹, 素面		六朝
春坑口M13	240	长方形土坑竖穴	无	青瓷钵4, 铁鼎1、剪刀1	南朝晚期
春坑口M14	192	形制不明砖室	对角交叉纹、平行横线纹, 素面		六朝
春坑口M15	222	长方形砖室	对角交叉纹、勾连弧线与四瓣团 花纹、叶脉纹, 素面	陶纺轮1、四系罐1, 青瓷钵1	南朝
春坑口M16	213	刀形砖室	叶脉纹、团花纹与平行横线纹、 团花纹与勾连弧线纹、对角交叉 纹, 素面	青瓷盅2	南朝
春坑口M17	225	形制不明砖室	对角交叉纹、莲瓣纹		六朝
春坑口M18	210	长方形土坑竖穴	无	铁剪刀1、刀1	南朝晚期
春坑口M19	210	形制不明砖室	对角交叉纹、莲瓣纹		六朝
牛头山M1	211	凸字形砖室	对角交叉纹、团花纹、忍冬纹、 莲瓣纹	青瓷双系罐1、碗1、钵2, 铁 刀1	南朝晚期
牛头山M2	218	长方形砖室	对角交叉纹与六瓣团花纹, 素面	釉陶双系罐1、钵4, 青瓷碗2	南朝
牛头山M3	213	刀形砖室	对角交叉纹, 素面	青瓷盘口壶1	南朝
牛头山M5	215	刀形砖室	对角交叉纹, 素面	青瓷双系罐1	南朝

(责任编辑 苗霞)

本期要览

山东日照市尧王城遗址2012年的调查与发掘 201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东队等对山东省日照市尧王城遗址进行了调查和发掘,确定了城墙的存在及其范围、结构等,发现的遗迹有器物坑、灰坑、灰沟、房址和墓葬,出土的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遗物均主要为陶器。城墙的始建年代为大汶口文化晚期,主要使用年代为龙山文化早、中期。

河南洛阳市关林路南西晋墓 2008年,洛阳市文物工作队在洛阳市洛龙区关林路南发掘了一座西晋时期墓葬。该墓为双室砖券墓,由长方形竖井斜坡墓道、封门、甬道、前室、过道和后室组成。随葬品有陶器和钱币等。从墓葬形制和随葬品推断该墓的时代为西晋中晚期。该墓的发掘,为研究洛阳地区西晋时期的丧葬文化和晋墓的分布等提供了重要资料。

福建建瓯市东峰村六朝墓 2010年,厦门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等对福建省建瓯市东峰村春坑口、牛头山、九郎柯等墓地进行发掘,清理西晋、南朝时期墓葬24座,墓葬有土坑墓和砖室墓,出土遗物有青瓷器、釉陶器、铁器、陶器、铜镜和滑石器。这些墓葬的发掘,为研究闽北地区古代历史、尤其是建溪流域六朝时期南迁福建的汉人移民史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西周青铜器铭文制作方法释疑 商周时期青铜器铭文铸造方法主要为“嵌入法”。带方格的长篇铭文的铸造要使用一组假范,在假内范上刻方格后翻制假外范。在假外范上刻字后翻制真内范,内范上就会有阴线的方格和阳线的铭文,而浇铸后得到的青铜器上也就形成了阳线的方格和阴线的铭文。不带方格的长篇铭文也用这种方法制成。阴文铭中有阳文字体是补刻所致。

北方地区蒙元墓葬初探 北方地区蒙元时期墓葬可识别为蒙古族人墓葬、“蒙古族化”人墓葬、色目人墓葬和汉人墓葬等四类。能确认的纪年墓多属于蒙古国时期和元代早期,主要是汉人墓。这些墓葬以方形单室类屋式墓为最主要形制,有一定数量的类椁式墓、土洞墓和土坑竖穴墓。其中的汉人墓葬墓室流行装饰壁画和随葬灰陶明器。